

宋

會

要

遼史拾遺附錄卷二

宋會要

永樂大典第五

千二百五十五卷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朔日

遼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北而言契丹置館于拒馬河北以候朝使二月戶部副使宋禔使契丹還上虜中事且言契丹所居中京在幽州東北城壘卑小鮮居人夾道多蔽以垣墻宮中武功殿其主居之文化殿母居之又有東西掖門然蕃夷性不檢每宴集有不拜而懈惰者六月以都官員外郎孫奭假秘書少監使契丹諭以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仍煩遣使時議者以東封大禮必須差發六師恐契丹猜慮遂議差使諭意帝曰如聞朝廷每命使持禮往彼皆自界首差使副接伴逐程每命使人專備館設國主必自遠而至躬親

延樓頗為勤至勞費當令與至碓州日先以文字達之  
或上差人于界交領或至本國契丹果止差人至界河  
交領書信若本國報書亦只碓州交領乃得報云封犂  
大禮何勞告諭其禮物屢違誓文不敢欺受帝曰異域  
常能固守信誓良可嘉也 十一月契丹使左武衛上  
將軍蕭永等來賀承天節宴于長春不舉樂以將奉冊  
謁廟故 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入契丹使還前殿前都  
虞候王繼忠附奏獻名馬法錦銀鼠貂鼠被褥楮酒  
器玩琛寶封犂禮畢詔答賜之 五月遣臣言契丹為  
黑水所侵而遁時雄州言契丹改築新城宰臣王旦曰  
契丹所納誓書有無剏修城池之言樞密陳堯叟曰彼

先違誓修之亦此之利也帝曰豈若遺利而敦信乎且  
以為如是當有漸也宜令遣臣遣人告其違約以止之  
則撫御遠俗不失其懷心也十月帝以御筆所記事  
示宰臣曰送闌馬帝曰雄州奏得闌馬送契丹又奏近  
有盜馬以歸校者其馬亦止稱闌遣送北部然則彼亦  
知其給也宜諭雄州更有若此者當聞實以還之無涉  
欺誕十二月二十四日雄州言得涿州報契國以其  
母蕭氏以十二月十二日卒遣使天成軍節度使耶律  
信寧來告哀時契丹賀正使在館詔館伴諭之集賢校  
理張象中閣門祇候薛貽廓馳驛近詔廢朝七日擇日  
制服二十八日耶律信寧至命太常博士贊引請西

上閣門使受書進內博士命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石  
中立太常博士直史館劉諧典禮直官同贊引又命李  
維曹利用館伴其使令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學士  
知制誥已上就都亭驛吊慰突魯姑等又令突魯姑等  
就開寶寺設位奠哭成服又令禮院為定成服儀注禮  
直官引使副北向設香酒拜跪成服舉爇三奠哭獻馬  
改服吉服還驛其制大使副使麁布頭冠帽斜巾方裙  
大袖袴絹襪衫青絁桐杖上中節麁布斜巾襪衫袴絹  
襪衫青絁下節麁布袜子四襖衫袴青絁 三年正月  
契丹使馮起等言所進國母禮物本國以母亡慟即不  
受 閏二月詔河北河東緣邊安撫司候契丹國母奠

日令沿邊州軍于其日前後各禁音樂三日仍移文契  
丹界令知朝旨是月河東緣邊安撫司言北人王貴  
舉族未歸欲送還之帝曰蕃法亡者悉孥戮之况契丹  
誓書通逃之人彼此無令淳匿可令本州遣歸北境勿  
移牒部送六月雄州李允則言契丹界累歲災歉闕  
食多于近邊市糴詔本州出廩粟二萬石出糴以濟之  
是歲契丹相韓德謙死韓久專政有智畧契丹畏服  
自蕭氏卒繼以韓死虜主闇弱其弟隆慶尤桀黠衆心  
附焉言事者請因遣使特加恩隆慶帝曰講信修睦務  
有大體如其不法遂加恩命豈永遠之道耶七月雄  
州言契丹國主以其母喪殯顯州日三時沃奠四月癸

于州北二十里五月召所部南北大王皮室乙室頻畢  
太師奚室韋黑水女真等賦車二十乘于幽州載戎器  
將伐女真高麗時契丹又殺其臣邢抱朴召劉晟代知  
政事又召隆慶隆慶反側辭以避暑不從輒結完兵器  
遣親信以私書交結國中貴倖其親信錄書來告雄州  
訴其戎主不能叶睦親族國人思漢帝曰此必隆慶教  
為之密諭邊臣沮其意凡契丹有所調發先下令使自  
辦兵器馳馬糧糗故其鈔畧所得不補所失又索境內  
漢口有罪者配軍曰驍武人皆嗟怨不為用 九月十  
一日契丹遣臨海軍節度蕭昌領給事中室程奉其母  
遺書及遺物玉釧琥珀環珞碼碯瓶盤犀玉壺良馬等



上又遣左武騎上將軍蕭善寧左領軍衛大將軍張崇  
濟獻御衣文犀帶名馬弧矢等來謝聘禮以國母遺留  
書禮亦令于閤門通進人使入見十一月六日契丹  
以本國將征高麗遣右監門衛大將軍耶律寧奉書來  
告時議以朝廷前遣孫奭告東封契丹館奭于境上但  
有報書今其使來當遣使接伴示以方守前約如監欲  
赴闕即從其請乃以殿中侍御史趙稹假給事中馳赴  
雄州迎之知制誥孫僅假中書舍人東上閤門使白文  
肇館伴初耶律寧至涿州李允則止之寧言奉國命以  
機事馳報不敢駐允則即遣使臣伴送赴闕及至又以  
寧遠來國之特放起居兩日朝辭日就驛賜御筵又同

赴玉津園射弓其例并雜物鞍馬弓箭悉賜之 十日  
知樞密院王欽若言將來契丹賀承天節正旦使赴闕  
未審舉樂不帝曰此當諭雄州不瀆先閭但依例自界  
首音樂迎接悉依自來體例如彼使不欲聽樂之時即  
以令未特禮慶賀即與迴謝禮信持送遺留事體不同  
兼緣已入朝廷封境難以正絕諭之 十七日雄州言  
頃年契丹加兵女真女直衆裁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  
沃其壁凝凍冰距城三百里焚其積聚其人散居山林  
以待之契丹至則城不可攻野無所取遂退兵女真即  
出襲敗之殺傷甚衆今契丹越遼陽城言征高麗且涉  
女真之境女真衆雖少契丹必不能勝仍畫圖以獻契

丹以西樓為上京遼陽為東京在中京正東稍南又云  
契丹習俗既奠必守墳或國主欲守其母墳聲言征高  
麗駐遼陽城也帝謂王旦等曰契丹征高麗萬一高麗  
窮蹙或歸于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大爾其大者  
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累歲不至帝曰然可諭登州  
如高麗有使來乞師即語以累年貢奉不入不敢達于  
朝廷如有歸投者第存撫之亦不須以問 十二月一  
日雄州言契丹與高麗戰敗以帝曰戰者危事蓋不得  
已非可好也 二十日河東沿邊安撫司言契丹于朔  
州南再置權場 是月接伴契丹使張象中等言戎使  
以此月十二日本國母喪春欲易服舉哀詔象中至日

於所到處預令三番使臣選寺院設位祭奠行慰禮若  
欲易服舉哀即諭以赴朝廷慶賀不便仍住樂一日  
四年正月以開封府推官太常丞李階假衛尉少卿齋  
詔諭契丹以覲祀汾陰令至境上付其疆吏 四月十  
二日入契丹使李迪言今月二十日迴至雄州緣契丹  
國王親督兵伐高麗以是久駐中京其弟隆裕丞相韓  
德謙相繼而死高麗之戰兵敗多不還者 五月十六  
日邊臣言契丹征高麗官屬多戰沒乃取幽薊間嘗干  
任進及稍知書者以補其缺又遣使歸取介胄萬計其  
弟隆慶不給蓋相疑問也 五年七月六日知雄州李  
允則言契丹議築武清安次涿州城是正違誓約待其

興功而言則必恥于中輟乃詔先則因使北境者諭之  
既而先則言彼國聞命即罷其役六年知制誥王曾  
充使還工契丹事曾工七事契丹改統和三十一年為  
開泰元年以幽州為折津府國主弟隆裕卒隆裕初封  
吳王後封楚國王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置中京又至  
中京或西京旋北安州炭山屯泊自雄州白溝驛渡河  
四十里至新城縣古督亢亮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  
度涿州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孤河六十  
里至幽州為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為之正南曰啟  
夏門內有元和殿洪政殿東門曰宣和城中防門皆有  
樓有閤忠寺本唐太宗為征遼陣亡將校所造又有關

秦寺魏王邪律漢寧造建皆邀朝使遊觀城南門外有  
于越王解為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  
後易之也即桑乾河出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  
王孫侯館後改為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栢谷山五龍池  
過溫餘河大夏城坡西北即西京為避暑之地五十里  
至順州東北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黃羅螺盤牛  
蘭山數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  
至館川原平廣謂之金溝淀國王嘗于此過冬自此入  
山詰曲登陟無復里埃但以馬行記日而約其里數過  
朝鯉河亦名七渡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  
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殿弓連絕本落陽防扼奚契丹

之所最為隘。東然幽州東趣營平州路甚平坦。自項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盤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倚捨嶺。四十里。至卧如。米館。蓋山中有臥佛像。故也。過烏梁河。東有灤州。因河為名。又過墨斗嶺。亦名度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鏡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澆沙石。鍊得鏡。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啓鉅。所居屋室皆就山塙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有蕃戶百餘。編荆籬。鍛鐵為兵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虎兒峽。館過蝦蟇嶺。九

十里至錢漿館過石子嶺自此新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正東望馬望山山多鳥獸材木國主多于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界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梁閣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通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市天街通闕望闕次至大同館其北正門曰陽德闕闕城西內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北口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屋亦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穉隴工蓋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為業時見畜牧牛馬橐駝尤多青鹽黃水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糜粥粉糲是歲翰林學士晁



迥龍圖閣待制查道充使至長泊及還上虜中風俗迥  
言長泊多野鵝鴨戎主射獵飲帳下騎擊扁鼓繞泊驚  
鵝鴨飛起乃縱海來青擊或親射焉戎人皆佩金玉錐  
號殺鵝殺鴨錐每初殺獲即拔毛插之以鼓為坐遂縱  
飲最以此為樂又好以銅石為槌以擊兔每秋則不福  
來呼鹿射之夏月以布易鐘帳藉草圍棋雙陸或深淵  
張鷹是冬契丹使與高麗告奏使相繼而至帝問宰  
臣王旦曰四方入會皆所以尊王室也彼自有隙朝廷  
無所憎愛起居宴會並合同處帝然之凡九年樞密直  
學士薛映直昭文館張士遜充使至工京及還工虜中  
境界上京者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

至松山昭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  
五十里至姚家寨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度  
黃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于契丹置饒樂州也今  
渤海人居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水河七十里至宣  
化館又五十里至長泰館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舍  
云即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所版籍尚在長  
四五尺許又四十里至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即契丹舊  
境蓋其南皆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于  
城東門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  
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址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  
百餘里號涼沅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丈餘

即有墜冰 天禧元年二月補新羅人洪橋鮮為應天  
府都知兵馬使賜衣服緡錢橋鮮仕本國為承旨國王  
遣其詐遁入契丹探機事以歸朝廷故也 四年知制  
誥宋綬无使始至木葉山及還上虜中風俗山在中京  
東微北自中京過小河唱叫山道北奚王避暑庄有亭  
臺由古北口北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為  
契丹所并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  
度都有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  
采鹿其行如飛凡六十里至殺雞河館過惠州城二重  
至低小外城無人居內城有瓦屋倉廩人多漢服七十  
里至榆林館館前有小河屈曲北流自此入山少人居

七十里至訥都為館舊語謂山為訥都水為烏七十里  
至香子山館前倚土山臨小河其東北三十里即長泊  
也涉沙磧過白馬淀九十里至水泊館度土河亦云撞  
水聚沙成墩少入烟多疎木其河邊平度國主曾北過  
冬凡八十里至張司空館七十里至木頂館離中京皆  
無館舍但宿空帳欲至木葉三十里許始有居人无舍  
及僧舍又歷荆榛荒草復度土河木葉山本阿保機英  
凌又云祭天之地東向設粘屋題曰省方殿無階以粘  
藉地後有二大帳次北又設粘屋題曰慶壽殿去山尚  
遠國主帳在帳屋西北望之不見嘗出三豹甚馴馬工  
附胡人而坐橈則以捕獸俗喜罩魚說粘于河水之上

密掩其門鑿冰為數舉火照之魚盡未湊即垂釣竿罕  
有失者週王張司空昭聞國主在土河上罕魚以魚未  
饋是歲隆慶帝隆慶初封常王及請盟改梁王後封秦  
國又加秦晉國王隆裕有子宗業封廣平王為中京留  
守改幽州幽都縣為宛平縣其衣服之制用母與蕃臣  
皆明服同主與漢官即漢服蕃臣戴毡冠上以金華為  
飾或加珠玉翠毛蓋與冠飾遠人冠冠之遺象也額後  
垂金花織成髮帶中行髮一總張紫窄袖加義綉紫靴  
帶以黃紅皂綠黃草為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縱許又有  
綉寶刺如為綉綉無層不做以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  
帶系腰束衣帶中京窄袖未帶大天威綠巾綠花

常袍中半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貂以紫黑水色為貴  
青色為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  
弓以皮為弦箭削樺為幹檠著官有夷離畢參開國政左右林  
牙掌命令惕隱若司宗之類又有九行宮每宮置使及  
總管掌領部族有永興積慶洪義昭敏等名 乾興元  
年二月仁宗已即位未改元真宗崩遣崇儀副使薛貽  
廓假引進使告哀 六月契丹遣殿前都點檢崇義軍  
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  
充大行皇帝祭奠使副左林牙左金吾衛上將軍蕭日  
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充皇太后吊慰使副右金吾衛

上將軍耶律寧引進副使姚居信充皇帝吊慰使副三  
隱等至有司預于滋福殿設大行皇帝神御座又于稍  
東設御座祭奠吊慰使副並素服由西上閣門入陳禮  
物于庭中閣門舍人贊引三隱等詣神御座陛下俟薦  
卷舉哭外殿西階上香奠茶酒馬胎謀跪讀祭文退俟  
皇帝皇太后昇座日新等以次升殿進書賜襲衣冠帶  
器幣鞍勒馬有差日新等復詣承明殿俟皇太后昇座  
進問聖候書祭奠所陳有金香奩瓶盞注碗茶合七筋  
銀鼠裘金龍帶御衣五襲塗金縷玉鞍勒馬三匹刻絲  
器仗弓矢火燭等吊慰所獻素羅綾白毛綾毼黑絲播  
絲絹布萬五千匹其國后又以珠珥雜寶纓珞玉釧衣

三襲納以銀飾箱以獻乃命戶部郎中直史館劉靖客  
省副使曹曦為皇太后迴謝禮信使副又工部郎中趙  
賀內殿承制閤門祇候楊承吉為皇帝迴謝禮信使副  
皇太后遺國主國后衣各三對銀裝衣箱各一鞍轡各  
三鞭各一纓絡二國主加靴二兩龍腦滴乳茶各三十  
斤酒各二十瓶以諸雜菓子及銀器各二千兩金器各  
三百兩錦綺透背色羅紗縠絹衣著各三千匹御馬各  
二匹皇帝遺國主亦如皇太后之數惟加金帶 是月  
命度支副使戶部郎中薛田東染院使李餘懿使契丹  
送大行皇帝遺留禮物禮物有金飾瑇瑁飲食灌器象  
牙標車渠注琬碧車渠琥珀柱白玉翠石茶器衣五襲



通犀碾玉帶金飾琇瑁樂器金飾七寶馬璫鞍勒馬玉  
鞭飲器皿一事錦綵三千疋御酒名果又命兵部員外  
郎任中行崇儀副使曹珣告皇帝登寶位禮物有金塘  
箱一具衣五襲餘如生日之贈賜 十月契丹使遣左

夷高單行刑部尚書耶律僧隱副使高州觀察使韓柘  
等奉書獻御衣鞍馬來賀登寶位賜襲衣冠帶器帶鞍  
馬有差 仁宗慶曆元年十二月代州言契丹舊封界

在蘇直等見耕之地而近輒移文欲以故買馬城為界  
慮浸有侵耕不便詔本州謀諭之 二年三月契丹特

遣宣徽南院使歸義軍節度使蕭吳翰林學士右諫議  
大夫知誥同修國史劉六符來議閔南事見于紫宸殿

其書曰：自世修權輿時，遣使招封所徠兩國之名方，兼紀一家之兵。蓋欲洽于綿水，因時有于披陳，以緣瓦橋，周尚是在晉所割。迄至梁氏，以代郭周，興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社不延。至于晉國祖先，管劇甚憐，予與故境，繼為善鄰。暨于太宗皇帝，紹登霄位，予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旌精銳，禦而獲，遂致移鎮國，雖兵南北，王府內外，諸軍殫年有成，守之勞，繼日滿，逾盟之節，始終反覆，前後詰嘗切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魚李元昊于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入貢，克保君臣之道，實為甥舅之親。設罪令加誅，亦宜垂報。邇者郭穰特在杜房

又迴雖具音題而但虞詐牒已舉，民之伐曾無忌器  
之嫌營築長堤堵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遊軍既潛檢  
于猜嫌慮難敦于信睦僥思久約共遣疑懷苟若以晉  
陽舊附之區閩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  
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而惟英悟深達惻隱  
適值春陽善綏中裕 先是歸明人梁濟世本涿州人  
嘗主文書虜帳下一日得罪來歸具言將有割地之請  
及虜使至仁宗發書以示輔臣色皆不動使者亦疑其  
事已泄後事定乃錄濟世一官四月遣如制誥富弼西  
上閣門使符惟忠持書報契丹書曰昔我烈考重聖皇  
帝宵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

通聘者盟迨于續承共循謨訓邊氓安堵垂四十年茲  
者事致使臣特貽緘問以且瓦橋內地晉陽故封受石  
氏之割城迷周朝之復境繫于異代安及本朝與自景  
德之初始敦鄰宥之信凡諸細故咸不寔懷况太宗皇  
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責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  
之鋒遂舉薊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欽  
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倣擾造郵鼎議討除已嘗聞達  
杜防郭積傳導備詳又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輅旁于屢  
聞疾惡之辭慶問交馳未諭睨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  
惘然謂將軫于在原返致譏于忌器復以營築玩球開  
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事既非疏導當稍

善防豈蘊猜嫌以虧雍穆至于備邊隘路閉集兵夫蓋  
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憑藉之舊在于貴境寧撤戍兵  
一皆示于坦夷兩何致于疑阻顧惟款契方保悠長邊  
與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辭至悉靈鑒孔昭兩地  
不得交侵緣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  
要弗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恩甫屬清和妙臻戢穀  
七月再遣和制誥富弼恩州團練使張茂實使契丹  
請平請地之事八月契丹遂遣樞密副使耶律仁先  
劉六符持誓書未見書曰謹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  
章聖皇帝誓書與昭聖帝誓書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  
一十萬兩以助軍旅之費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

三司差人送至雄州交割緣邊州軍各守疆界內地人  
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兩朝城池  
各依舊存守洵壞荒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  
拆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  
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  
鑒當共殛之昭聖皇帝復荅云孤雖不才敢連此約當  
告于天地誓之于孫苟渝此盟明神是殛嗚呼此文可  
改後嗣何述今以兩朝修睦三紀于茲邊鄙用寧戈矛  
載偃追懷先誓炳若日星繼祀已深敦好如舊且閩南  
縣邑本朝傳守日久愧難依從每年更增絹十萬疋銀  
十萬兩兩界偃波除已前開賦者並依舊外自今各不

得添置其現在堤堰水口逐時決泄壅塞量差兵夫即  
便修壘疏導及非霖澇別致漲溢更不聞報南朝河北  
緣邊州軍北朝自古北口以南軍兵民夫除見管教依  
常教閱無故不得大有添屯如有事因即令逐州軍移  
牒聞報其自來承例更成及本路移屯不得在聞報之  
限兩邊逃過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各不得更似前  
來容縱停留者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暴承各當遵  
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為信善鄰為義二者  
關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無或廢墜以速殃  
咎其盟文藏于宗廟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中兩  
朝誓書願惟不德必敷是盟苟或食言有如前誓 十

宋史仁六  
七月二十四日

月契丹使林牙保大軍節度使蕭偕未報徹兵見于紫宸殿四年三月監祭御史襄行李京言近間契丹築城于代州西北而接代郡西交元昊廣袤數百里盡徙緣邊生戶及豐州麟州被虜人口居之使絕歸漢之路違先朝誓書為穢聲後其蓄計不淺况國家前年方修河北緣邊故蒲城蒲陰城再盟之後尋即罷役請下河東安撫司詰其因依或因賀乾元節人還責以信誓使罷修一城以斂未然之患從之十月二十四日契丹遣延慶宮使耶律元衡等來告舉兵攻夏州及遣同修起居注余靖持書報之五年正月契丹遣林牙彰聖軍節度使耶律宗睦來告討夏州人回二月右正言



知制誥余靖言昨聞西人與契丹約和尋復侵掠必恐契丹兵忿不解若又遣使來以告西討則將命者不絕憂耗財用無有盡時臣今奉使契丹欲先諭以元昊反復小臣其去就不足為兩亦重輕設忽有携叛亦是常事彼此只于邊上聞報更專遣使臣從之是月詔送伴契丹使劉隄北界近築塞于銀城侵漢界十里其以誓約諭使人令毀去之是月契丹遣林牙保靜軍節度使耶律翰林樞密直學士王綱來獻西征所獲馬三百匹羊二萬口又獻九龍車一乘見于紫宸殿十月詔河北緣邊安撫司械送契丹駙馬都尉劉三收過涿州以北界累移文請也是月以北人安忠信李文

吉並為三班奉職淮南監當仍賜忠信銀三百兩文吉  
百兩初文吉等初為契丹刺史雄州至是來歸特錄之  
皇祐元年二月河北緣邊安撫司言昨北界侵據銀  
城數移文不報請因虜使來諭以誓約之意促令毀去  
從之 三月契丹遣樞密副使蕭惟信復來告西征  
是月契丹遣殿前副點檢忠正軍節度使耶律答彰德  
軍節度使趙東之來告西征還 四年五月詔學士院  
自今答契丹書仍舊稱大宋夫契丹初契丹質乾元節  
書至乃去其國號止稱南朝北朝下兩制臺諫官議而  
以為自先帝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輕許之其後  
復有書乃稱契丹如故 八月補易州民李秀為三班

差使殿侍始秀為雄州探事有邊民遁入契丹以告秀  
畏罪未歸特補之 九月契丹遣忠正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翰林學士吳湛未告西事平 至  
和元年四月契丹國母遣歸德軍節度使蕭知微永州  
節度觀察留後王澤國主遣保安軍節度使耶律防殿  
中監王誥等來賀乾元節因以虜主繪像為獻且請御  
容許之未及往而告哀使至遂罷去年契丹使蕭德來  
言虜主每謂通好五十年思會南朝皇帝昨令竊寫得  
天表恐未能髣髴故交馳繪像使若相見庶篤兄弟之  
情至是虜主卒遂不報 八月二十六日詔北朝差告  
哀使耶律元亨赴闕朕以大契丹文成皇帝講修前世

之好繼息兩朝之民信幣支持使始相聘謹謹道器垂  
五十平睦然兄弟之情確乎金石之固忽聆哀訃良用  
震懷爰申感恻之深以示敦和之至宜特輟視朝七日  
兼禁在京音樂七日以報朝日為始其河北河東緣邊  
州軍亦禁樂七日仍擇日舉哀成服禮官具儀帝成服  
于內東門幕殿 十一月詔河北緣邊州軍契丹葬日  
不得作樂 十二月契丹遣左宣徽使左金吾衛上將  
軍蕭運翰林學士給事中史館修撰韓運來獻遺留物  
嘉祐元年三月契丹遣順義軍節度使蕭倍左諫議  
大夫王行已來謝自真宗卒朝廷累遣使令倍等來謂  
之都謝使也 二年正月詔以河東地界圖示契丹人

使初蕭冠等未賀正乃言武陽寨天池廟侵北界土田  
二府按代州陽武寨馬以六番嶺為界康定中北界人  
戶鼎再支蘇直等南侵嶺二十餘里本州累移文朔州  
朝廷以南北和好務存大體正令代州別立石峯為界  
比年又過石峯之南尋又開塗以為限天池廟本屬寧  
化軍橫嶺鋪慶厯中嘗有北界人杜思榮侵耕令泉谷  
近年亦標石峯詔館伴使王洙以圖及本末諭之 四  
月以北界人趙二南為蔡州司土參軍馬錫為茶酒班  
殿侍京東安撫司皆使仍各賜田二頃 六月以北界  
人郝永言為鄧州司土參軍給月俸仍賜田二頃 是  
月契丹遣使再求御容即遣翰林學士胡宿禮賓使李

李緩往報之初契丹累求真宗皇帝及帝御容乃遣催  
御史中丞張昇等行令諭以復持新虜主繪像未即與  
之前月又遣蕭危等且言不敢違朝廷命是以置于區  
中今賀正使吳中復等交致之 三年正月雄州言契  
丹國母蕭氏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蕭氏真宗之母  
洪臺之宋母也 二月殿中丞趙至忠上契丹國俗官  
稱儀物錄至忠本虜人熟知其國中事 是月契丹遣  
林牙懷德軍節度使使蕭福延以國母喪未告哀帝為  
發哀于內東門榭殿宰臣率百官詣橫門外進名奉慰  
輟朝七日 五月契丹遣使獻其國母遺留物繼以契  
丹國母英以聞詔特輟視朝一日 六年三月以北人

武珪為下班殿侍以上所畫契丹廣平淀受禮圖武珪  
本鎮州臨虜多年頗知虜中之事為公邊安撫使同指使  
至是因獻圖特錄之 八年三月英宗即位未改元仁  
宗崩契丹國母遣使林牙左金吾衛上將軍蕭福延觀  
書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張嗣復國主遣昭  
德軍節度使蕭遜給事中王籍為祭奠使左驍騎上將  
軍耶律遠衛尉卿昭文館學士劉霖安東節度使耶律  
行四方館使韓夷慶為吊慰使 四月命契丹賀乾元  
節使耶律穀等進書奠梓宮見英宗于東階七月契丹  
使祭大行皇帝于皇儀殿遂見帝于東廂帝慟哭久之  
羣臣慰于殿門之外契丹自景德講和中國厚給以恩

信至是使人言及大行輒出涕 英宗治平元年十月  
二十八日定州安撫司言差人監送北來人韓高昨上  
京詔韓高昨時與借職仍賜公服靴笏差淮南州軍監  
當 二年三月知代州劉永平言梅迴瓶形兩寨地土  
水泉為契丹置鋪侵據數喻未聽望許臣量出兵馬示  
必爭之勢詔令經畧安撫司喻地分巡檢城寨使臣常  
行視拒止之 是月代州言契丹侵西徑寨地殺守兵  
三人岢嵐軍又言契丹爭神林塢等地界殺弓箭手二  
人詔河東經畧司令雄州牒涿州禁止 四月太原府  
代州管內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王慶民與契丹議畫  
牧羊峯地以樺泉堆解拔溝為界賞蕃漢將吏有差



十二月館伴契丹使馮京等言契丹使牒稱南界侵大池等處地請以間詔京等告以本州結好務在悠久北未疆土圖證具存恐被遣臣隱昧故時有辯爭請北朝戒飭令各務安靖是月雄州言得涿州牒報契丹國

改為大遼國三年九月命國信使副邵必盧巖因諭大遼國令飭邊吏自守如故約初雄州城下來路蔣柳至遼界上棧多死知州李仲祐蔣補之遼新城吏以為生事帥數百騎盜至城下及初約遼人不得漁界河中至是漁不止故命諭之治平四年六月三日神宗已

即位未改元以英宗崩大遼國主與其國主遣祭奠吊

慰使奉寧軍國節度使蕭禧等並入奠皇儀殿是日上

御殿之東隆禧等進慰書入見退賜御筵于都亭驛命  
參知政事吳奎主之 八月十八日光祿卿史昭奉使  
河北迴言體訪得戎主恐冬初至燕京欲去馬正牛陵  
固安等縣界打圍乞密下沿邊防托詔河北沿邊安撫  
司常切體探暗作隄備 九月十九日大遼遣彰信軍  
節度使蕭恭順廣州防禦使耶律好謀副使崇祿少卿  
董庠賀皇帝登極 二十三日樞密院言順安軍探得  
戎主見在燕京住坐敕造軍器及河北緣邊奏啓云見  
修汲易二州城及添兵馬增葺器甲廣致糧草二州最  
為近緣戎主在燕京未聞有遷徙日月恐別生事可密  
令諸路觀察事因聞奏詔令河北沿邊安撫司密切差

人體探 神宗熙寧七年二月大遼國遣泛使蕭禧議  
地界命天章閣待制韓縝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為館  
伴而報其書曰辱廷使指未况函封歷陳二國之和有  
若一家之誼固知鄰窳深執信符獨論迨鄙之臣嘗越  
封陞之守欲令移徙以復舊常切惟兩朝撫有萬宇豈  
重尺土之利而輕累世之驩况經界之間勢形可指方  
州之內圖籍具存當遣官司各加復視院事由夙昔固  
難徇從或誠有侵踰何怯改正而又每戒疆吏令遵誓  
言所諭割生之事端亦皆境候之細故已令遠使具達  
本因緬料英聰詞垂昭悉暄和方季保育是祈時復差  
韓縝往報聘之 三月十九日大遼國遣泛使林牙興

復軍節度使蕭禧未致書見于崇政殿書曰爰自累朝而下講好以來互守成規務敦夙契雖境分二國克保于驩酥而義若一家共思于悠永事如間于違越理須至于敷陳其府應朔三州地田一帶疆土祇自早歲曾遣使人止于舊封俾安鋪舍庶南北永標于定限往來悉絕于姦徒洎攬舉申輒有侵撓于全屬高朝地分或營修成壘或存止居民皆是守邊之冗員不顧睦鄰之大體妄圖功賞深越封陸今屬省巡遂令按視備究始實諒難寢停至于縷細之緣由分白之事理已具聞達盡合拆移既未見從故宜伸報爰馳介馭特致柔緘遠亮周隆幸希詳審據侵入當境地里所起鋪形之處合

差官員同共檢照早令毀撤却于久未元定界至丹安  
置外其餘邊境更有生創事端委差去使臣到日一就  
理會如此則豈惟疆場之內不見侵踰兼于信誓之間  
且無違典茲實便穩嗣俟准依 二十五日命太常少  
卿劉忱河東計會經畧司所差蕭士元呂大忠與大遼  
國差來職官同共商量地界 二十六日大遼國信使  
蕭禧辭是日對于崇政殿上宣諭曰府應朔三州地界  
將差職官與北朝職官就檢視定奪雄州外羅城係仁  
宗皇帝嘉祐七年因舊修葺元計料六十餘萬工至今  
已是十三年終用過五萬餘工即非創築城隍有違誓  
書又不是近年事北朝既不欲如此今示敦和好史不

令接續增修白溝館驛待差人檢示如有創生添蓋樓  
子箭窓等並令拆去如有創生屯泊兵級並令抽回郭  
庠事朝廷自來約束邊臣不令生事如昨未趙用擅入  
全屬北朝地分雄州職官十餘人並已重行停降今未  
郭庠侵入全屬南界地分魚先放箭射傷巡人理項應  
敵况北朝近差巡馬已是創生事端其郭庠等并其餘  
細故並循常例別無違越無可施行禧奉詔而退 四  
月六日大遼主與其國母遣使來賀同天節 八年二  
月二十二日詔代州西陞寨主內殿崇班秦懷信移合  
入差遣以契丹議地界于大黃平即車場溝口施張幕  
在懷信所部不即持約開故也 三月七日大遼國主

再遣林牙與復軍節度使蕭禧未致書因曰昨馳一介  
之輜傳議復三州之舊封事已具陳理應深悉期遵誓  
約各守邊陲至如創生事端侵越境土在彼則繼有于  
此則曾微乃者蕭禧才回韓縝隨至若承函翰備認誠  
悰言有侵踰理須改正期見和成之義且無違拒之辭  
尋命官僚即行檢照于大驗則甚為顯白其鋪形則盡  
合拆移近覽所司之奏陳載詳故事之縷細謂劉忱等  
雖曾會議未見準依自夏及冬以日逮月或假他故或  
飾虛言殊無了絕之期止有遷延之意若匪再過緘幅  
中遣使人實虞詭曲以相蒙罔益端倪而具達史希精  
覽遊亮至懷早委邊臣各加審視別安戍壘俾返舊常

一則庶靡與于邦惟一則表永敦于世契僥或未從擇  
割仍示稽違在往復以難停保悠長而豈可微陽戒候  
善喬為宜 八月命輔臣對資政殿命尚書兵部郎中  
天章閣待制韓縝西上閣門副使樞密副都承旨張誠  
一乘驛往河東計會北朝所差官躬親詣地頭和會商  
量地界疾速結絕訖奏 四月五日大遼泛使蕭禧等  
辭于紫宸殿置酒垂拱殿答遼主授以報書書曰兩朝  
繼好六載于茲事帥故常誼存悠久比承使指諭及邊  
陲已約官司借從辨正當守封圻之舊以需事實之分  
而信介未通師屯先集侵焚候戍傷射巡兵舉示刀爭  
殊非和議至欲當中獨坐位特改于臣工設次橫都席



尤難于賓主數從理屈終就語言且地接三川勢非一概輒舉西京之偏說要該諸寨之隄封屢索文憑既無據驗欲同案視又不準從職用乖違滋成濡滯切意有司之失措曾非與國之本謀茲枉輅車再垂函問重加聘幣強見懽悰然論疆事之侵盡置公移之顯證迷邊臣之議獨尤病告之愆期深認事端多非間達重念合天地之神之聽共立誓言守祖宗疆土之傳各全生聚不啻金縢之巨萬肯貪壤地之尺尋特欲辨論使無侵越而行人留館必于分外以要求樞府受辭期以興師而移拆豈其歷年之信約遂以細故而變渝已接與國逆為申畫仍令職守就改溝封退奠英聰洞加照悉初

朝廷遣劉忱蕭士元詣河東理辨疆界而契丹亦令蕭  
素梁頴會于境上忱以疾不即至又命呂大忠代上元  
素頴頗出驢未肯見忱等一日蕃酋引兵萬眾入代州  
界焚舖屋與官軍相射既而素頴徑入橫都谷施帳幕  
逃忱等相見忱等不往又欲設次于西陘東谷忱等以  
侵地愈深不許往會于大黃平凡三四見議北界不能  
決初指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壠為界忱等偕素頴行  
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蓋山皆有分水嶺築  
言分水嶺為界則至時可以南取此點虜之微意也與  
忱等相持久之復遣禧來命韓縝王師約館伴禧既見  
致國書又其出國劄子一通以進其指如去年也且以

忱等遠延為言績等曰與禧論難禧但執以分水嶺為界然亦不別白何處為分水嶺也詔諭以兩朝和好年深今既欲委邊臣各加審視尚慮忱等所奏未得周悉已改左績張誠一乘驛詣境上和會商量令禧以北歸報禧不受命又遣內侍李憲齎詔示之許以長連城六蕃嶺為界而禧尤不從報議如初上不得已議先遣沈括報聘于是樞密院言本朝邊臣照用照證長連城六蕃嶺為界公謀六十道多是北界聲說閉口把鋪等處促賊或交蹤並在長連城六蕃嶺之北今禧所執與素等同全無照驗文字欲令沈括等到北朝日將見用照驗文字一一問達北朝上遣使者持示禧禧乃辭去括

侯禧去乃行故事使者留京師不過十日禧至以三月  
庚子踰期不肯行與縝等爭論或至夜分留京師幾一  
月 七月十八日以四方館使榮州刺史李評往河東  
與分畫地界是冬復台韓縝李評赴闕賜對縝等受旨  
而往遂受界至 九年四月六日遼主與其國母遣使  
耶律測來賀同天節見于紫宸殿以聞遼國母之喪罷  
置酒初雄州言大遼國母蕭氏以三月六日卒是日測  
等已對詔已聞大遼國母服藥罷垂拱燕及歸館合以  
涿州公牒示之乃宣諭輟同天節上壽罷大燕令測等  
成服于開寶寺福聖院詔宰相以下及從官往慰仍學  
士院撰大遼主書令國中遣使乃致感惻之意 八月

九日北朝遣林牙懷化軍節度使蕭質副使翰林侍讀  
學士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成堯錫為道留使續  
又遣長寧軍節度使耶律英太常少卿韓君儀為都謝  
使 元豐元年五月十二日詔械走投漢界北人王善  
及其妻子蒙塞耳目至代州牒送北界以上北緣邊所  
收西北界關遺人口當送還者並蒙塞耳目故也 十  
二月五日定州路安撫司言北界人于惟孝因傳達虜  
界事為北人收捕甚急及歸明望朝廷憫其累報北事  
又嘗告捕北界刺事人李景等特推恩詔于惟孝與三  
班差使江南指使 二年三月九日錄北界人程詮程  
岳為三班借職程景三班差使李弼送襄州賜地二頃

月支錢千米一石以諭等嘗為邊臣刺虜事及嘗告獲  
姦細事覺未歸定州安撫使乞推恩故也 二十五日  
雄州言北界民戶以差配搔擾併有驚移涿州乃移文  
言南界縣官以兵馬遮約不令應役請速遣回詔雄州  
具報生侵越搔擾因依報之及戒兩縣巡防候北界差  
使消息即諭驚移人民歸業既而上批兩輸戶逃移令  
出榜安慰還業 十月四日錄北界歸明人武備為下  
班殿侍江南東路指使備嘗為邊臣探虜中動靜事世  
懼罪未歸故錄之 十二月二十二日錄北界人翟公  
僅為三班借差江南指使以定州路安撫司言公僅屢  
世契丹事懼禍挈妻子未歸故也 三年正月二十一

日詔北朝賀同天節使過界如在大行太皇太后百日  
外聽作樂 三月十一日詔遣使所過州軍迎送賜燕  
許聽樂至開封府界不作樂以大行太皇太后喪制故  
也 五月十五日河東緣邊安撫司乞移牒止約北人  
緣邊創置鋪屋上批如北人于分畫壕堠之北修建城  
池即是有違誓書若止增鋪屋毋得止約或止于土門  
以東接真定府界以南侵犯增鋪屋壕堠即先諭以理  
不從即約闌出界續詔若北人果有創增本界未有鋪  
屋閔防虞相度增置先畫圖以聞 四年二月十二日  
右正言知制誥王存言切見遼人覲中朝事頗詳而邊  
臣刺遼事殊疎此邊臣事間不精也臣觀知雄州劉舜

卿議論方畧宜可任此當少假以金帛聽用間于絕墨  
之外詔舜卿具所資用以聞舜卿乞銀千兩金百兩詔  
三司給之 八月十二日詔王中正將米大兵出界慮  
遼人亦遣兵攻討或為援助或于境土自防若與諸路  
兵相遇即先遣使臣說諭或移文以夏國內亂因制國  
主不知存亡朝廷回賜賀同天節并遣使賜生日等物  
無人承受廊延路累牒問宥州皆不回報近又累犯邊  
朝廷遣兵問罪與北朝不相干涉如阻隔進兵或先犯  
官軍方得應敵令中正密掌之 五年五月四日詔遼  
人不可禮同諸蕃付主客掌之非是可遠隸樞密院  
十一月八日河東路經畧司言府州火山軍申黃河內



有北界人舡漂至河濱斥堠堡已收救得詔牒還北界  
十二月十七日接伴使吳安持言遼使緣邊事節並  
如舊准例送樂人馬一匹不至臣等俟前路言及詔安  
持等所不送馬勿問 六年六月十二日廣信軍言北  
界西南面安撫司累牒問置教場已移牒所指乃村民  
庄院曲為兩朝通懼之意已令廢毀看詳庄院深在當  
界腹內就使是村民習射之所築立牆院修置射垛於  
信誓全非違礙魚子貴司了無干涉豈煩較辨回牒稱  
自兩朝通好以來戒約緣邊州路不得<sup>生</sup>徂往事端今起  
築教場練習軍伍有違信誓深不便穩請速毀廢及青  
問生事官吏重加誠斷詔觀其來牒辭理已屈勿更回

報 七年五月十二日雄州言主管峴事馬傑探北界  
事有驗詔與三班差使 哲宗元祐三年四月二十五  
日河東路經畧司言北界步騎七百餘人侵犯板溝界  
及府州河濱斥堠堡有西賊百餘騎襲獲一騎推驗是  
北人詔曾布推問未厯牒送北界 四年十一月十七  
日河北緣邊安撫司言滄州巷沽寨收到北界人虹係  
豕州人口孫文秀等捕魚直風入海若依指揮劉克廟  
軍緣非賊徒姦細朝廷推示恩信綏服四夷乞令監赴  
雄州牒送北界從之 七年正月十一日秘書省校書  
郎送伴使呂希靖等言耶律迪死于滑州賜下食餐器  
幣將贈等就差知通利軍趙齊賢假中大夫充監護使

詔遣內供奉官王遇、駉、輝治喪事，特賜迪黃金百兩，水銀龍腦以殮。紹聖元年閏四月二十六日，樞密院言瀛州通判徐興宗名與北朝廟號偶同，因遣使問即權史易詔後為例。九月七日，樞密院言河北沿邊安撫司奏勾當事人北界將仕郎國子監直講田仲容願歸附，詔與三班借職。四年八月二日，詔高陽閔界河北同巡檢王溥、惟塲、徐昌明、霸州刀魚巡檢楊極、劉家溝黃金寨巡檢賈岳、知霸州李昭珙通判侍其琮、權通判寇毅並先次差替，仍于瀛州洪蒼以遼人入霸州權塲殺傷兵卒，又盜拆橋梁，昭珙等失措置，溥等不即救援，故也。元符二年三月十二日，遣國泛使左金吾衛上

將軍發書樞密院事蕭德崇副使樞密直學士尚書禮  
部侍郎李儼見于紫宸殿齋國書其畧云琴維夏臺寔  
乃蕃輔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  
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圖懇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  
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益念遼之于宋情重祖孫夏之  
于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于保合豈宜一失于縱存而  
况于彼慶厯元豐中曾有披闌為昏止遼寧謂輒連先  
言乃事遠征愧蔽議以無從慮爭端而有自則于信誓  
諒繫謀惟與其小不忍以窮民兵罹困弊曷若大為防  
而計國世固和成蓋其意止為夏國遊說欲息兵及還  
故地云 徽宗崇寧四年五月十一日遼使蕭良等欲

辭三省進呈答書上曰夷狄不足與較當務含容繼好  
息兵以生靈為念間新戎主多行不道國人怨之不如  
洪基若不答其意恐遣使未已今所築蕭關銀州即是  
已正朔北之罪可於國書明言之北虜于夏人唇齒相  
依亦為已謀非特為西夏故也上又言夷狄遣使及西  
陸未靖異端之人洶洶幸此以搖動政事朕常置乙巳  
占在側每自仰占天象以為儆戒近者見月犯壘陣占  
云主兵尤當鎮靜以應之 政和六年八月二日詔河  
北沿邊安撫使和詵等曰北虜不道結蠻女真窮兵毒  
民又復竦卒選兵儲備器械與夏人合從恐動中國凡  
采帥臣殊無遠慮聞此探報輒有所陳起釁造端邀功

生事始禍邊鄙何日糾寧曾不思百年誓好朋如日星  
南北生靈皆朕赤子凡百舉措當務持重無開邊隙如  
連國有常憲朕不汝貸仰師臣具知委以間 七年二  
月二十七日詔朝廷與北界和好今踰百年近者沿邊  
累奏北界討伐女真渤海久未帖定可依屢降處分約  
束沿邊不得妄動亦不得增添人馬別致驚疑先是建  
中靖國元年耶律延禧即位號天祚改壽昌七年為乾  
統元年天祚不道諸部皆潛附女真莫阿骨打欲叛契  
丹天祚改乾統十一年為天慶元年天慶四年秋八月  
女真遂叛集諸部甲馬二十犯混同江東之寧江州時  
天祚射鹿慶州秋山間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山

壽統渤海子弟軍千人討之九月二十三日渤海遇女  
真軍大敗攻破寧江州獲奚契丹甲馬三千天祚以蕭  
奉先弟殿前都點檢嗣先帥奚契丹禁軍土豪五千餘  
人十月七日出河店臨白與寧江州女真對壘女真潛渡  
混同江掩契丹未陣擊之嗣先兵潰其骨肉輜械牛羊  
金帛悉為女真所得復以兵追殺百里獲甲馬四千天  
祚自兩戰之敗謂蕭奉先不知兵名宰相張林吳庸付  
兵十萬人使討之于是分四路而並進獨洮流河路一  
軍深入遇女真交鋒稍却走還其壁都統幹高不朶者  
以為漢軍遁即領契丹奚兵棄營而奔翌日漢軍尚三  
萬餘惟將作少監武朝彥為都統再與女真戰遂大敗

餘三路間之各退保其城數月間盡為女真攻陷所過  
千里蕭然天慶五年春天祚下詔親征八月率蕃漢兵  
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  
之期必滅女真女真乘契丹未陣三面急擊之天祚親  
臨陣戰三合野皆橫屍軍中望天祚御旗西南向即隨  
之而潰女真亦不急追徐收所獲輜重牛馬而已天祚  
晝夜馳五百里退保長春州是歲朝廷遣羅選侯益等  
度契丹滯留兩月不見天祚而還天慶六年春天祚募  
渤海武勇馬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峪備女真會  
東京留守蕭保先為政嚴酷渤海素驕而犯者不恕東  
京者渤海故地自阿保機耶律德光力戰二十餘年始



得之吏為東京正月朔夜渤海十數人踰垣入府問留  
守所在稱軍變請為備保先出刺殺之是夜有戶部使  
大公鼎者本渤海人頗剛明聞亂權行留守事與副留  
守渤海高清臣集諸營奚漢兵捕渤海十數人斬之或  
告永昌等曰在城渤海誅矣于是渤海因之焚劫為亂  
遂據本京推高永昌為主號大渤海國皇帝改元為應  
順分軍殺掠奚漢人戶往往挈家渡遼水避之五月天  
祚自顯州進軍渤海正以遼河三义梨樹口為備張琳  
遣羸卒數千疑兩路重兵間道趨遼州渡河直入瀋州  
渤海始遣騎兵迎敵凡數月三十餘戰渤海稍却退保  
東京忽女真聲言來援渤海期五月二十七日至瀋州

琳不以為然是日軍馬忽至將軍驚曰女真至矣悉奔入城女真隨入據城殺戮幾盡女真初援渤海已而復相攻渤海大敗水昌遁入海女真遣兀納波勃董以騎三千追斬于長松島其潰散漢兒軍多聚為盜契丹不能制由茲沿邊累奏北界未定朝廷遂有是約束宣和四年三月遼國宰相張琳立燕王耶律淳為天錫皇帝廢天祚為相陰王遣知宣徽南院事蕭撻勃乞樞密副承旨王裾充使副告謝朝廷上以天祚見在夫山燕王安得立不受而還之先是女真陷契丹五十餘城據遼東長春兩路遂用楊朴策求契丹封冊天祚遂立何骨打為東懷皇帝女真云雖稱我大金皇帝兒即已不

然我提兵取上京矣既而女真破上京又陷中京天祚  
自燕京奔雲中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燕王守燕京天  
祚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處溫與蕭幹挾怨軍國藥師  
等謀立燕王燕王者秦晉國王耶律淳於天祚為從叔  
守燕十二年得人心號燕王又謂之久大王處溫等帥  
燕京數萬人入燕王府勸進淳出處以赭衣被之淳慟  
哭再三力辭不得已即位號天錫皇帝以保大二年為  
建福元年遂廢天祚為湘陰王以燕雲中平上京遼西  
六路燕王主之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  
蕃部族天祚主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故云  
八月二十五日遼國帝勝軍都管押諸衛上將軍郭

藥師上表與其下萬人以涿易州來降有旨送秘書省  
二十九日北虜偽后蕭氏及四軍大王蕭幹遣其臣  
永昌宮使蕭容昭文館直學士韓昉等奉表稱藩乞撥  
師童貫蔡攸以其上表稱臣不納土斤回而以其表聞  
先是政和七年秋女真蘇州漢兒高藥師曹孝才等  
率其親屬以大舟浮海來登州備言女真攻契丹數年  
奪其地已過遼河之西登州守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  
貫等措置因屢遣使約女真夾攻契丹取燕雲舊地往  
來會意啓主童貫及代州奏女真軍馬已到山後平定  
州縣朝廷遂遣童貫為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勒兵  
十五萬巡邊續遣蔡攸為副使貫初至雄州令趙良嗣

草書差歸朝官張憲趙忠諭耶律淳禍福淳得書執二人斬之貫知游說不效遂募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馬擴自雄州齎軍書及勅牒入燕京招諭淳亦甚懼遣大石林牙蕭昌魯領騎二千屯新城种師道裨將楊可世乃將輕騎數千欲直取之至闌溝甸為大石林牙所敗淳益師二萬餘人渡白溝挑我軍我軍遇之又北於是童貫以為契丹尚盛未可圖且欲再修好上亦詔班師遣諸將分屯貫攸自瓦橋關莫州回河間府是年七月二十也亦日也忽中山府詹度奏耶律淳死燕人越境而來者皆以契丹無主願歸土朝廷為言朝廷猶豫未決間太罕王蒲力主再興師之議于是悉諸道兵二十

萬期九月會三閔詔貫攸母歸異議者斬而伐燕之議  
成矣八月常勝軍管仲諸衛上將軍郭樂師遂以承易  
州米降蕭太后間常勝軍降遂遣人奉表稱臣蕭太后  
者淳婁秦國妣也淳死蕭幹立為皇太后遂即位改建  
福元年為德興元年天祚後下詔降為庶人云 五年  
十月六日中書省尚書省言耶律延禧為尊號天祚內  
外文字不合稱呼詔令禁止二十二日收復山前郡縣  
並各賜名仍建置官吏皇帝御宸殿文武百官欣賀  
二十九日臣僚言仰惟陛下兵不血刃盡復燕雲故地  
宜命儒學之英吐辭稿藻封山刊石建隆碣以鋪張宏  
休揚厲偉績垂億萬年臣不勝大願詔委王安石 六

年正月十四日詔擇日遣官奏告宗廟社稷御紫宸殿受賀偽四軍大王變高不首級依典送大社頭庫變高不者吳人一名蕭幹王師初招撫燕人幹首拒命及燕京陷幹與蕭太后出奔至松亭閣議所立國于是列陣而分契丹軍從蕭后林牙歸天祚天祚殺蕭后吳渤海軍從蕭留吳王府幹遂僭號大吳國神聖皇帝改元天嗣吳人賊幹領衆出盧龍嶺攻景州陷薊州寇掠燕京王安中命郭藥師領兵破之又大戰峯山獲耶律德光尊號實檢契丹塗金印幹大敗吳渤海軍皆失其家歸怨于幹其部白德哥殺之傳首河間安撫使詹度上之故有是詔 閏三月七日文武百僚大傳王黼等言伏

觀復檢玉偽寶及慶厯誓團書許拜表稱賀 先是黠  
奏切以耶律氏自阿保機盜據北土五季之微悖逆日  
彰以強聞天下藝祖膺天明命奄有四海志在恢復而  
日不暇給累聖紹休專以柔馭至慶厯中輒敢忤天之  
命妄以閩南縣邑為請暴橫不遜有蔑視中原之心仁  
宗皇帝繼好息民為之特增歲幣乃致要盟別立載約  
使車旁千米易誓文至詞盡理窮方少聽命然誓書所  
著必欲本朝具言別納金贈之儀用代賦與之物乃始  
甘心是時中國威靈可謂屈矣抑惟陛下天錫勇智既  
服萬方師不踰時兵不血刃盡復燕雲境土如取諸掌  
變高不傳首之後俘石晉所上檢玉又獲其偽寶今者



彊圉之臣復以慶曆誓書國書未上天地閔擇星日增  
輝垂廟社無彊之休快祖宗累世之憤伏望聖慈宣付  
秘書省并所獲檢玉偽寶許率百僚拜表稱賀所有慶  
曆誓書國書伏乞藏之寶文閣以示無窮詔從之 七  
年三月十二日詔燕雲歸朝官本務優恤且嘉其內附  
之誠致命以官資使就祿仕然並令釐務則簽書管幹  
職事使當任責法令既非素習一有差失詿誤與見任  
官同罰或罷免并有合解官持服之人無所歸甚可矜  
憫可歸朝官改注州縣等職任並特免釐務見任人依  
此其請給人從等並依釐務官支破候經滿兩三任通  
曉文法願釐務者長吏官司保明注釐務差遣其各丁

憂者若未經滿一任並聽免解官持服以裨撫懷保養之意燕雲新造官並仍舊 四月八日太師廣陽郡王量芻言昨遵奉睿訓措置北事撫定燕山府承易檀順景前州及河東路先取朔寧府武州與大金計議交割雲中府路州郡已復定約外契丹舊酋借稱天祚自前年竄于夫山之外稍稍團聚借聚鄰國欲謀再舉小蕃小鞠隸之屬憑藉聲勢潛有結約窺伺朔武新造去歲八月陛下躬授睿等令臣駐兵河東以時措置修整武備賊兵侵犯還前後斬獲甚衆至今年正月契丹舊酋離夾山與大金迎戰兵敗引餘衆走竄南來朔武對境小鞠隸處歲泊遣人齎偽詔勸誘歸附新民又手書文

字通耗欲未歸朝臣依奉齋旨務敦大金信約而不受  
移牒大金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所照會舊舊藏泊去處  
仍遣河東路都統制李嗣本領兵捍遏剗下沿邊統制  
官等不得妄有招納日夕整馬為必取之計舊首相欲  
南未先遣雜類並邊剗掠累次為朔寧府州火山寧化  
將佐殺敗探知沿邊軍聲甚盛回惶涕泣遂以二月十  
九日昏夜北走二十七日準大金西南西北兩路都統  
所牒稱昏主已出首前來此蓋兩朝通懽所致牒臣照  
會其李嗣本及統制官下軍兵斬獲小蕃雜類四千八  
百五十一級內首領祕王渾龐提點劉忠廉等二十三  
名皆是小鞬鞬下總兵用事梁點之人並已梟首剗處

離等十四名皆是舊酋帳前腹心招兵聚眾之人亦皆就縛奪到鞍馬器械牛羊等無數焚蕩巢穴積聚糧草淨盡其契丹主耶律氏今已滅亡先是天祚計窮遂投西夏人雖舅甥國畏女真之強不果納迺走小勃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謀者妻宿軍且至天祚驚遁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迹為適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復妻宿下馬跪于天祚前因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於是始滅亡去 光堯皇帝紹興四年正月十四日詔臨安府收買木綿虔布各一百疋資治通監并節要各一部小龍鳳茶一斤令三倫作書送耶律紹文高慶裔其支過錢數申尚書省下戶部

文選 十年九月十日明堂赦契丹渤海漢兒等本屬  
大遼祖宗以未為兄弟之國講好修睦幾二百年造鄙  
之民不識兵革後女真用兵遂致彼此交鋒互相殘殺  
殊可憫傷應上件諸族前來歸投者仰諸路帥司以禮  
接納 三十一年十月詔契丹與我為三百年兄弟之  
國頃緣奸臣誤國招致女真俾雁其毒朕既移蹕江南  
而遼家亦遠徙漢北相去萬里音信不通今天亡北虜  
使自送死朕提兵百萬收復中原惟爾大遼豪傑忠義  
之士亦宜協力乘勢殲厥渠魁報耶律之深讎將來事  
定通好如初

全唐文

宋會要

女貞東北別國也蓋渤海之別種本姓挐唐正觀中靺  
羯來朝中國始聞女真之名契丹謂之慮真地多山林  
俗勇悍善射能為鹿鳴以呼群鹿而射之食生肉飲麋  
酒醉或殺人不能辨其父母眾為縛之俟醒而解獸多  
野狗野牛驢之類行則以牛馱物遇雨張生牛革以禦  
之所居以桦皮為屋今有首領三十分領其眾地多良  
馬常至中國貿易舊隸契丹今歸于高麗人皆勁勇弓  
矢精于契丹故契丹至則敗焉太祖建隆二年八月其  
國遣使温定刺朱來貢名馬十二月遣使使棧鹿猪泛

海來貢方物三年正月遣使只骨來貢方物三月遣使  
女古來貢方物四年正月遣使來貢方物八月復遣使  
來獻名馬是下詔登州曰沙門島人戶等地居海嶠歲  
有常租而女貞遠隔鯨波多輸駿呈當風濤之利涉假  
舟楫以為勞言念辛勲所宜蠲復自今特免逐年夏秋  
租賦麴錢及緣科雜物州縣差徭止令多置舟楫濟渡  
女貞馬來住其在舟楫木自前抽納今復給與主駕人  
力九月遣使來貢名馬五十六足乾德二年首領志連  
理并程阿黑哥首領馬撒鞋并妻梅倫並遣使獻馬及  
貂皮三年九月遣使來貢并齋定安國王烈萬華表以  
開五年馬撒鞋及首領所姑來貢馬是年女貞來寇白

沙寨略官馬三匹民百二十八口詔止其貢馬者不令  
還未幾首領渤海邨三人入貢奉木該言三十東部落  
令送先致為惡女真所虜白沙寨人馬詔書切責前寇  
累之罪而嘉其効順之意先留貢馬女<sup>真</sup>者悉令放還六  
年首領祈達勃來貢馬又有鐵利王子五戶并母及子  
弟連沒六<sup>大</sup>溫迪門沒勿附其使貢馬布溫納騰紫青紹  
胤及太宗太平興國六年遣使來貢方物雍熙四年首  
領遣因人阿<sup>大</sup>郎詣登舟上言本國為契丹以書招誘今  
遣使持書詣州詔書嘉答之厚化二年首領羅野里鶴  
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里置三柵柵  
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故汎海入朝來發兵與三十



首領共平三柵若得師期即先赴本國願聚兵以俟帝

但降詔撫諭而不為發兵

其後遂歸高麗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三月國人患柳渤海為風飄船至登州詔給資糧放還

三年契丹征高麗道由女

真女真

復與高麗合兵拒之

契丹大喪師而還先是契丹伐女

真女真

真衆裁萬人弓

矢精勁又有灰城以水沃之為堅冰不可上距城三里

燔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契丹既不能攻城野無所取

遂引騎去大為山林之兵掩襲殺戮女真衆雖少契丹

必不能敵七年遣將軍大千機隨高麗使入貢

其高麗

八月遣首領阿虛太隨高麗使郭元入貢天禧元年遣首

領隨高麗使徐訥入貢首領自言女真之外又有五國

曰鐵勒曰賁訥訥曰玩突曰怕忽曰咬里沒皆與女<sub>真</sub>  
接境訥又上言女<sub>真</sub>蕃長入見官賜錢三千黃錦袍一  
承天節紫綾袍一僊從門見錢二千承天節紫綾袍一  
伏緣女<sub>真</sub>素無差降昨高麗國定以為蕃長僊從名目  
望許令敢赴殿宴及賜予如蕃長之例從之又有人  
鵲者渾河盧先還本國逢渤海戰不得往至是遣歸蕃  
仍給裝三年十二月首領汝淳達等復至自言昨各以  
本土馬來貢塗中淹久皆已死失詔特給其直

神宗元豐元年七月五日上批昨朝廷以交蠻犯順令  
廣州選募奉職劉富齋詔往真臘國宣諭聞往來海上  
亦頗勤勞可量酬賞候有保明別取旨初客省中以高  
齋詔賜真臘國主及管押本國貢物上京未敢發遣中  
書擬送客省發遣歸本路不擬賞故令別聽旨徽宗政  
和六年十月九日詔真臘國人使新祝摩僧可等一十  
四人赴闕進奉其引伴官唯務興販可令尚書省立法  
其真臘國人使仰沿路州軍疾速催發依程赴闕仍仰  
各具到發月日住程因依申尚書省十二月二十一日  
真臘國進奉使奉化即將鳩摩僧哥副使安化即將摩  
君明稽噠見于紫宸殿二十五日拱衛大夫原州防禦

使直睿思殿梁平等奏據真臘國進奉使鳩摩僧哥狀  
萬國遠蕃以投聖化今已朝見訖然而尚拘夷服未稱  
區區嚮慕之誠欲望許賜所服朝服伏觀盛事未之前  
聞伏望聖慈宣付史館以彰盛德之美詔送秘書省七  
年三月七日真臘國進奉使奉化郎將鳩摩僧哥副使  
安化郎摩君明稽噶辭于紫宸殿宣和二年十二月四  
日真臘國進奉人使奉化郎將摩臘富副使安化郎將  
摩臘富副使安化郎將摩禿防授官沙斯底忽辭于紫  
宸殿以上續國朝會要國朝會要無此門先堯皇帝建炎三年  
正月十日制大同軍節度雲州館內觀察處置等使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持節雲州諸軍事雲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真臘國王食邑二千四百戶食封一

千戶金哀賓深可特受檢校司徒加食邑千一戶實封

四百戶加以郡祀